

小书中的大家见识

诗人艾青的《诗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4月第一次印刷发行,到1983年9月,其间两次再版印刷,印数达9.4万余册。该书总字数约14万,1/32开本,异型(窄长型),属于小册子一类,便于携带。

我于1980年秋季有幸买到了《诗论》,当时是在校大学生,正值富有激情与诗兴的时期,新书到手后,在学校图书馆找了一个安静之处,独自享受着油墨的清香,伴随着一次次感动,一下午即通读一遍。我从大学读书到毕业工作,至今已历40余年,其间多次搬迁辗转,那些随我而行的书籍不免有增减及重新摆放的变化,但自己最喜欢的书总是放在最便于看到与取到的位置。艾青的《诗论》即属此类。我不知多少次从字台旁的书架上取下这本小书,或随性翻翻,或有选择地细读几节,每每皆有故人相见的亲切之感。

近来,我仍在思考诗以及所有文学艺术如何启人以爱、如何给人以力量等方面的问题——这是经历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思考最多的。在此期间,有两句诗反复在我脑海出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的名句。我默诵着这诗句,伸手拿到他的《诗论》,从头读起。这次通篇细读,使我对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感到通透了许多。我从艾青《诗论》中读出诗及其他文艺作品启人以爱、给人以力量,固然涉及许多方面,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两点是:其一,诗人要以真诚之心说真话;其二,诗要成为真、善、美三者间的最佳联

宋生贵

再读艾青

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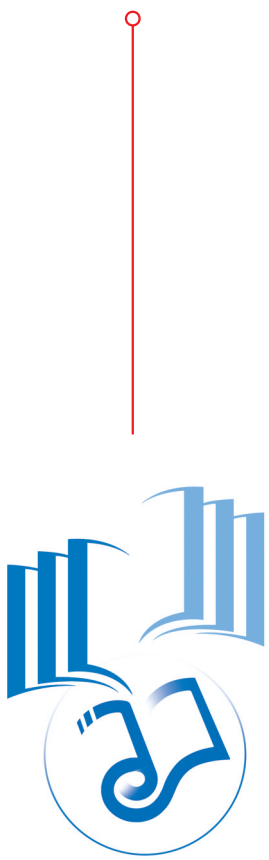
《诗论》第一篇的题目为《诗人必须说真话》。艾青说:“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由此可见,艾青先生把诗人“说真话”看得多么重要。他认为,诗人说真话,须脚踏生活大地,倾听人民心声。他说:“我生活着,故我歌唱。”愈丰富地体味了人生的,愈能产生真实的诗篇。”只有忠实于生活的,才称得上忠实于艺术。”生活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

“说真话”,即强调真诚,此可谓诗人及所有文学艺术家的关键性操守与创作品格,也是艺术的生命。无论是写诗,还是其他艺术创作,首先要说真话,然后才可能表现真实,才可能打动别人。说假话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是出卖灵魂,但说假话肯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因此,是否说真话,往往成为艺术与非艺术(伪艺术)的重要分水岭。“说真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脉传承。《周易·文言传》讲:“修辞立其诚。”《庄子·渔父篇》讲:“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诚以待,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评判文艺创作一以贯之的观点与指向鲜明的主张。由于艺术的本质是真诚的,所以不仅从作品中可以见出创作者人品人格等精神世界,而且可以见出时代——特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面貌。因此可以说,不说真话的诗歌或其他形式的艺术,不仅有悖于为艺之道,而且是对时代与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真话”是文艺创作中永恒的美学命题。

在“疫情”期间,我居于室内的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伴,阅读量较之于以往更大,也更集中。其间,我几乎全部选择那类讲好人故事与抒善人情怀的书籍,觉得这样的书更能慰藉自己的心灵,也更能从中得到温暖、信心与力量。在此过程中,我对文艺创作中真、善、美的统一以及文艺作品启人以爱,有了特别的感受,所以很想把其内在关系思考明白、梳理清楚。艾青的《诗论》给我以点醒式的启迪。他说:“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这就是真、善、美。”“一首诗必须把真、善、美,如此和洽地融合在一起,如此自然地调协在一起,它们三者不相抵触而又互相因使自己提高而提高了另外的二种——以至于完全。”艾青的表达是诗意的,同时富有艺术美学的哲思,是我读到过的关于诗的真、善、美关系的最简约而生动的表述。他强调诗须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显然是远远超越诗的表面形式特征,而深入到其精神内核。他说:“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这种闪烁犹如飞溅在黑暗里的一些火花,也犹如用凿与斧打击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诗人的情感之‘真’与‘人类向上精神’之‘善’,同诗作之‘美’是‘和洽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以为,这见解同样是适合于其他文学与艺术的,即真、善生美,美生艺术——这里的‘真’有别于科学之真,而主要是指创作者的实感真情,即前文所讲的‘真诚’之真。

在艾青《诗论》的启示下,我在自己的艺术接受体验与记忆中细细地搜索,那个我所寻找的答案渐渐在脑海里清晰出现,即凡真、善、美统一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启人去爱的。在艺术审美实践中,爱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内在的真实与本性的善念,是对美的拥抱。美的东西须体现人的理想,真善美的统一与爱作为一种积极的评价,可以含括人类所要追求理想取向,因此,一首诗或一个其他的艺术作品,如果背离了真善美的统一,便不能启人去爱,那么,其存在的意义应当令人存疑!

近日再读艾青的《诗论》,除获得艺术与美学方面的启迪之外,还有两点感受。其一,好书不会过时。这一点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方面看,好书一般因其见识的独到与内涵的丰富,往往给人以“再读如遇新知”之感,会有新的收益;从形式方面看,所谓“旧版本”读来往往别有趣味,故不存在“过时”之憾——在此想特别说明的是,书籍与手机、电脑等不同,并非凡“新生代”一定好于“旧版本”,况且读书大不同于看手机或玩电脑,“追新”未必可取。其二,学术问题没有新旧——至少在艺术与美学方面是这样。仅就艾青《诗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如今依然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思考与探索才是积极的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脱口秀不能口无遮拦

何勇海

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北京某公司举办的脱口秀演出存在违规行为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为脱口秀演出新业态立起“红绿灯”,划定“边界线”。该案是该总队查处的北京市首例脱口秀演出存在禁止内容案。

随着2017年《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等节目强势崛起,脱口秀慢慢火了起来,有的演出者在脱口秀中一战成名。如今,脱口秀已从圈层文化发展为大众文化,不仅电视、网络中有脱口秀节目,在线下,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一些二线城市也渐渐出现脱口秀俱乐部,还衍生出脱口秀培训项目。

脱口秀为何会火?一方面,如今是个观念多元而开放、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一些人需要一个舞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不同于其他表演,脱口秀没有过高的门槛。可以说,在这个言论场,演出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受众则找到自己的价值认同。因而,脱口秀具有极强的价值观渗透力;另一方面,太多的人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压力,他们需要欢乐来释放压力,而脱口秀演出以其诙谐乃至讽刺的内容,以及轻松明快的演出氛围,让受众得以完全放松。故而,脱口秀又具有极强的娱乐感染力。

不过,随着脱口秀的火爆,一些乱象也随之出现,比如泄露隐私、传播错误价值观、引发多方“对骂”、涉嫌歧视等。在北京文化执法部门查处的那起脱口秀演出中,就存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罗列的禁止内容,存在危害社会公德的情形。具体是何内容,新闻没有

交代。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属于禁止内容,监管就应该“零容忍”。

可以说,北京查处首例脱口秀演出存在禁止内容案,为这一新业态敲响了警钟。脱口秀可以观点犀利,但不能口无遮拦;可以段子横飞,但不能污语横流;可以嬉笑怒骂,但不能抹黑与人身攻击。一句话,脱口秀在节目形态等方面虽拥有某些豁免权,但内容必须受到公共表达的约束,演出举办单位要准确把握性质定位,压实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演出内容管控,提高表演水准和现场约束,保持脱口秀演出的健康有序。

去年9月,文旅部发布通知,提出要强化重点演出类型监管。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以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和现场监管。其他地方也应像北京那样,为脱口秀演出新业态立起“红绿灯”,划定“边界线”,并强化监管力度,对违背公序良俗的禁止性演出内容“零容忍”,从严从重处罚,促使该业态健康发展。



嫩芽

。

毕力格图

摄

古代文人笔下的劳动者

钟芳

又到“五一”劳动节,这是全体劳动者的节日。在这欣欣向荣的蓬勃时刻,轻轻翻开那些流传千载的古代诗歌作品,历代文人墨客写下了许多歌颂人类辛勤劳动的诗篇,塑造了许多劳动者的美好形象,让后人从中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感悟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名篇《伐檀》,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劳动者砍伐檀树造车的劳动场景,又表达了他们对剥削者们不劳而获的不满和控诉。《采芣》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草的诗歌,用一种轻快的语调,不但写出了采摘过程,更表现出生活活泼气氛。我们吟咏其诗,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里一边劳动,一边歌唱,画面生动而美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读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好像就跟他身后一起到南山锄草种豆一样。公元405年,诗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后,过上了自耕自种、饮酒读书的田园生活。在归田第六年的秋收后,诗人以郑重又愉快的心情创作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人生必须以生产劳动、谋求衣食为基础,只有把生计经营好了,才能求得自身的安定。全诗语言清新简练,道理平凡而朴素,抒发了参加田园生产劳动的体验和感受,表现了作者参加劳动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唐代诗人白居易这首脍炙人口的《卖炭翁》形象鲜明地勾勒出一个烧木炭的老人劳动的艰辛。而他在另一首著名的《观刈麦》中描写了用辛勤汗水换来丰硕果实劳动人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簞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五月

麦收的农忙时节,妇人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饭送水,干活的人埋着头挥舞镰刀割麦,脚下暑气熏蒸,头上烈日炙烤,已经是汗流浃背,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觉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透过这首叙事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农家劳动的辛苦以及诗人在字里行间对他们的赞美之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更是家喻户晓,寥寥数句,就把劳动者的勤劳和艰辛写到了极致。全诗生动地描写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人们扛着锄头在田地里劳作,那一滴滴汗珠洒在炽热的土地上,一粒米、一口饭,都是通过艰辛劳动得来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啊。而他的另一首《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则突出那个时代农民通过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获得了累累成果,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惨遭饿死的问题,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愤慨和真挚的同情,读来引人深思,扣人心弦。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诗中淋漓尽致地将场面、人物、情景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田园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男人们白天下田除草,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那些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也喜爱劳动,学着父辈的样子,在桑树荫下种瓜。读来意趣横生,给人以极美的艺术享受。他的另一首同题诗里则用清新自然的笔调描述了农民们通宵打稻谷的场景:“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表达了劳动人民通过劳动收获五谷的喜悦心情,而劳动的繁忙和紧张便也在这里彰显出来。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世界,创造着财富,让生活更美好。劳动最光荣,劳动精神永恒!

